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في الصين

THE HOLY QURAN IN CHINA



《古兰经》 在中国

林 松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في الصين



THE HOLY QURAN IN CHINA

《古兰经》 在中国

林 松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B961
L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兰经》在中国 / 林松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1
ISBN 7-227-03392-9

I. 古… II. 林… III. 古兰经—研究—中国
IV. B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9017 号

《古兰经》在中国

林 松 著

责任编辑 杨 过 何克俭
特邀编辑 王根明
封面设计 程全盛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品 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1.25
插 页 2
字 数 465 千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7-03392-9/B·112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首群序

مجموعة من المقدمات



【说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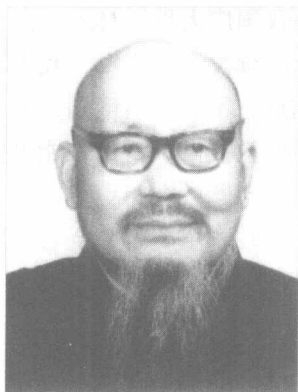
卷首群序，是根据安士伟大阿訇生前倡议而组织的。

安老曾经参与马坚教授和杨仲明阿訇《古兰经》译本的出版事宜，不仅是精通经训的行家里手，而且也最关心学习与研究经文的信息。他对连续四年在《阿拉伯世界》杂志披露的“汉译《古兰经》史话”专栏特别留意，说是阅读每期的首选篇目。我们每次通电话，都会涉及这个话题。我常常向他求教，包括述评中碰到的疑难或敏感细节，他总是认真负责地解答，并鼓励我将“史话”工程进行到底。直到“史话”连载完毕，安老又表示，不妨多约请一些专家学者作序，来个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我不想小题大做，怕为这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兴师动众，咋咋呼呼，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安老却认为，像铁铮的译本那样就有好几篇序，且独占一册，角度不同，很有“嚼头”，有何不可？来个卷首群序，就算是“以文会友”式的笔谈吧！我决定遵从安老的倡议，扩大邀请序作者的范围。

带头交稿的安老赐寄了第一篇序，紧接着，中国伊协宛耀宾秘书长、马云福副会长也相继赐序。我还邀请了上海《阿拉伯世界》主编朱威烈教授和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回族研究》主编杨怀中教授，他俩都是“史话”稿的支持者和最初审阅者，序言已分别在他们主办的刊物上刊登过。由于单位本没能按原计划出书，而今，安老早已归真作古，在重整旗鼓、准备刊行之前，又请新一届中国伊协会长陈广元大阿訇和余振贵秘书长撰写序言。

此外，我还约请几位专家，其中有事忙而婉谢者，有虽允诺而无暇完成致歉意者，我都由衷感谢。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老前辈纳忠教授，本拟委托别人代笔写序，却改为亲笔题写中、阿文书名，体现了对后学晚辈的热情关注。

即是笔谈、群序，内容又主要是《古兰经》，按责编思路，大体先发伊协作者序言，再列学术界挚友的大作。但排名确实不分先后，相信作者、读者一定能够理解、谅解！



الكاتب الاسلامي
ان شوي

安士伟，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读《汉译〈古兰经〉史话》有感

林松教授于一九九一年初至一九九四年中，先后在上海的《阿拉伯世界》季刊上连载的系列文章《汉译〈古兰经〉史话》^①是一组好文章，由于材料丰富、观点明确、立论公允，曾引起国内外、教内外良好反映。

《史话》的作者，准备把《史话》汇编成单行本，并采纳我的建议，决定在卷首特辟笔谈专栏，以供关注此项文化活动的人士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作者首先邀请我参加此项活动，由于水平所限，很难写出有分量能争鸣的笔谈文章，不得已只好勉为其难，谈一点个人浅显的看法，以应林松教授的盛情邀请。

^① 本书当初在《阿拉伯世界》连载时，名为《汉译〈古兰经〉史话》，出单行本前，经纳忠教授建议，改名为《〈古兰经〉在中国》。因此，书中有些文章多有原名《史话》字样，并已在报刊上披露，为保留原样，不逐一改用《〈古兰经〉在中国》新名，特此说明。



首先表明译经是我多年来关注的问题，也是我国广大穆斯林若干世纪以来渴望实现的共同夙愿。因此，随《史话》陆续发表的文章，我大多及时阅读过，时隔几年，每篇具体内容各有侧重，不能篇篇谈到，但总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留给我的突出感觉是林松教授做了一件难能可贵的工作。的确，译经是一个既严肃又迫切的重大问题，在历史上，中外穆斯林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不一，存有分歧（主要是围绕着能否将《古兰经》的原文译成其他民族的语言问题上存有分歧）。

时至近现代，国内外穆斯林宗教学者对于将《古兰经》翻译成非阿拉伯文本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即不仅可以译成其他文本，而且应当进一步译好。于是，各国穆斯林学者翻译的各种语言文字的译本相继问世，语种已多达七八十种，出于不同学者的同一语种的译本，恐已多达数以百计了。原因是有些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繁荣的国家或民族的同一语种的译本，已经不只一种，而是几种，甚至十数种了。当然，每种译本都有着它自己明显的时空特点和差异，这是可喜的现象，是伊斯兰真理及其济世育人精神力量的体现，也是伊斯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

回顾我国历代先贤为了传播伊斯兰教义和精神，虽然很想将穆圣的最大奇迹——尊贵的《古兰经》译成中文，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只做到用经堂语为途径在清真寺内口传心授的传播译文，至于这种口头译法何时开始何时定型，流传至今，尚待专家考证。谈起正式用中文笔之于书的汉译《古兰经》章、节，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只是明末清初时期始有少数穆斯林学者翻译过部分《古兰经》节段、短章，笔之于书，稍后又又有几种简略的古兰选集《亥帖》和《宝命真经直解》（仅五卷）先后艰难问世。这对于各地区的穆斯林从文字上了解伊斯兰根本大法——《古兰经》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和作用。虔诚的历代穆斯林应记住那些先贤和“阿林”们（祈求真主慈悯他们，升高他们的品级！）的功绩。

到了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穆斯林盼望已久的中文《古兰经》全译本问世了，接着又有几个不同中文全译本相继出版，这对于中国穆斯林而言，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喜事。同样，我们也应该感谢各种中文译本的学者们，他们对于弘扬伊斯兰精神，传播圣教教义，发展圣教学术文化是有贡献、有功劳的，亦当求安拉慈悯他们！

从此，中国广大穆斯林不仅能够直接阅读用中国语文表达的《古兰经》译解，了解《古兰经》全貌，而且进一步知道了《古兰经》的根本精神是告诉穆斯林如何去认主、信主、拜主和如何做人的道理。它才是穆斯林生活的真正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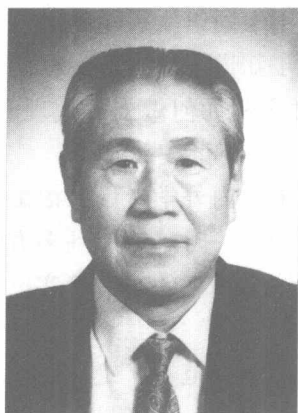
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学者用汉语翻译的《古兰经》已经超过十个版本。尽管各家译本一时难以达到多方公认的范本水平，但是译经大业的成绩，经过这些学者的努力确实已经够斐然可观的了。实事求是地讲，如此伟大深奥的《古兰经》翻译和注释起来难度极大，各种中文译本，尤其是公认的范本，绝非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不过已出版的各家中文译本各有千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应允许各家译本有自己的特点，心得和体会，只要译经者是虔诚为主道而译经，持有客观公正、严肃负责的态度，举意为穆斯林大众服务，就会得到穆斯林大众的尊重。

国内外所称道的马坚教授译注的《古兰经》前八卷带《古兰简介》的单行本，最早是以北平黎明学社的名义，首先预订销售出版发行的，出版后反映极佳，后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和商务印书馆再版，直到他归主后穆斯林民间一直再版这个单行本，由此可以看出，由于这个八卷本记录了马坚先生对《古兰经》精神的领会、心得和理解，以及他的译经方法，注经原则，所以我认为它对我们学习《古兰经》和研究马坚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本人有幸亲自参加过杨仲明大阿訇译注校稿和出版的全过程，及后来马坚教授译注的《古兰经》前八卷出版事宜，深知此中的艰辛和苦乐，同时也实实在在体会到，译经大业能有今日的累累硕果，确实得来不易。我相信在安拉的襄助下，不久的将来，在现有的基础上会有更为理想完美的中文译本问世。

当前国内外有识之士、学者及国际性宗教组织，也在不同时空领域和场合，通过论文、通报和决议等形式呼呈各国穆斯林学者组织力量，依靠群体智慧，翻译出各种文本的、译文准确无误、文字流畅典雅并附有必要的背景注释与原文对照印刷出版的标准译本来，托靠真主。

以上一些肤浅想法，匆匆笔之于书，不妥之处，尚望方家指正。



هلال الديار

陈广元

陈广元，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多方位多视觉地看待 《古兰经》译本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经典，是在先知穆罕默德 23 年的宣教过程中，真主陆续降示给穆圣的启示，是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最高纲领，是伊斯兰教法的源泉和立法的根本原则，是穆斯林社会生活和道德行为的规范，也是伊斯兰教各种学说和思潮的理论依据。《古兰经》是以阿拉伯语韵体散文形式降示的，其文字、语法、修辞、风格成为阿拉伯语文的最高典范。而背记和经常诵读《古兰经》被伊斯兰教法确定为穆斯林的首要宗教功修和嘉懿的行为。《古兰经》的广泛传播和研究，推动了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各学科的发展，促进了穆斯林民族各方面素质的提高。

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迄今已有 1350 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族穆斯林始终以《古兰经》的教诲为准绳，践行着自己的信仰，规范着自己的

行为。但从7世纪中叶至明代的10个世纪中,《古兰经》既无正式的阿拉伯语印本,也没有汉语译本,仅有各类手抄本流传于世。关于《古兰经》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过去虽有一些文章论及,但却没有一部较为完整、全面的专著。现今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所撰著的《〈古兰经〉在中国》一书,正弥补了宗教文化学术领域的这一缺憾。该书通过“卷首群序”、“译坛巡礼”、“短篇拾零”、“书苑漫步”、“瑰宝鉴赏”、“大事编年”等栏目,多方位、多视角地对《古兰经》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对各种译本从各自的特色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书中还收录了部分有关评论性文章。这对于我们全面、详实地了解《古兰经》的有关知识和《古兰经》在中国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参考。在该书正式出版发行之际,特以此文致贺。



马云福

马云福，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辛勤耕耘 丰硕成果

《汉译〈古兰经〉史话》通过林松教授辛勤地探索、研究、搜集资料，对我国先后出版的14种汉文全译本《古兰经》在《阿拉伯世界》上陆续发表评介文章，现汇编成书，改名为《古兰经在中国》正式出版，这无疑是一大贡献。它为人们进一步研究、了解《古兰经》在我国的翻译、传播及其影响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可以肯定，14种汉文全译本《古兰经》能全部读到或见到者为数不多。因有的版本印数很少，加之年代久远已不易找到，有的则成为珍贵的孤本，这对研究我国翻译《古兰经》的方家们，不能不是一大困难。令人高兴的是，本书作者千方百计地找到了这些珍贵的版本并一一作了介绍和评述，为研究者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是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最高准则，是伊斯兰教法的重要立法依据，是穆斯林道德行为的准绳，是伊斯兰文化的源泉。将这样一部极为重要的

经典翻译成汉文，对人们了解和研究伊斯兰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穆斯林先辈们，出于对安拉的敬畏，不敢翻译《古兰经》，怕误解曲译，走样失真。因而才出现了非穆斯林首先翻译《古兰经》的事实。如我国第一部汉文全译本《古兰经》就是非穆斯林汉族学者铁铮根据坂本健一的日文本并参照罗德威尔的英译本译出的。在国外，首先将《古兰经》译成英文、法文者也均系非穆斯林。对此，作者在本书中作了详细的介绍。此事说明，中国穆斯林学者同国外穆斯林学者的心态是一致的。但上述非穆斯林翻译的《古兰经》，有的有疏漏笔误，甚至严重错误，国外有的版本甚至歪曲和违背了《古兰经》之原意，于是才刺激和促使各国穆斯林学者奋起担负翻译《古兰经》的重任。发展至今，已从不敢翻译到敢于翻译，乃至鼓励穆斯林们译成各种文字。当然，有一条原则是肯定的，任何人翻译的《古兰经》都只是翻译《古兰经》大意，译文决不能与《古兰经》原文划等号。我们高兴地看到目前世界上已将《古兰经》翻译成 60 多种文字，100 多种版本，其中仅法文本就有 36 种之多。这对传播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是极为有利的。

应该指出，已经问世 14 种汉文全译本《古兰经》，通过本书作者的评述，使读者仿佛博览了所有译本一般，它使人们了解到先辈们对翻译《古兰经》严肃、认真的态度，从而给人们以启迪，激励人们倾心治学、刻苦钻研。14 种汉文全译本《古兰经》在翻译上各有千秋，无论是言简意赅的文言文本，表达清晰的白话文本或音韵铿锵的韵译本，都反映了各自的专长和特色。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不同版本不同文体的《古兰经》汉译本问世，这对丰富伊斯兰文化宝库无疑将是一大成绩和贡献，应给予鼓励和支持。



宛耀宾

宛耀宾，原国务院宗教局副局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已见前贤开路，但愿后来居上

林松先生撰写的《汉译〈古兰经〉史话》，经扩展篇幅，改名为《〈古兰经〉在中国》，书中对我国在本世纪内先后出版的 14 种汉文通译《古兰经》版本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评述。同时，对最近出版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译本也作了评介。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发行，不仅使人们对《古兰经》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而且必将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及中国穆斯林的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众所周知，《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最崇高、最根本的经典，是穆斯林的思想信仰与社会生活准则，至今仍然是一些伊斯兰国家宗教立法的主要依据。《古兰经》在阿拉伯文学史和伊斯兰文化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古兰经》是古典阿拉伯语，翻译成其他文字，不管译者如何努力忠于原著，也难以体现其奇妙的文体，和谐的节奏，典雅的辞藻和独特的风格。因而历来都有人反对把《古

兰经》译成其他文字。直到十二世纪才有了第一部正式的《古兰经》译本，而且是由非穆斯林翻译的。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非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能读懂原文的毕竟是少数。因此，《古兰经》被陆续译成各种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 60 多种文字的译本。

《古兰经》在我国传播，长期以来一直是以阿拉伯原文手抄、口传、心授的形式。《古兰经》的汉译也是由零星摘译到重点选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至 20 世纪才有全文通译本的出现。无独有偶，最早的汉文译本也是由一位非穆斯林人士铁铮译出的，以后才有穆斯林学者先后翻译了各种版本的汉译《古兰经》问世。至今除汉文译本外，还有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柯尔克孜文译本的出现，已有 17 种译本之多。我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工作期间，对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本的公开发行和全道章先生翻译的《古兰经》在南京出版发行，都曾予以支持。

汉译《古兰经》多种版本的陆续推出，体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不能设想在诸多的译本中，由谁去指定一种范本，目前也很难组织一个班子去审定出一种版本。据我所知，早年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回国的老一辈伊斯兰学者中，仍有人在默默耕耘，精心译注，我们期待着新的汉译版本问世。后有来者，相信今后还会有更为出色的译本与读者见面。愿这部举世闻名的典籍，流传千古。



杨怀中

杨怀中，研究员，宁夏社科院名誉院长、
《回族研究》主编。

回顾与启迪

林松教授撰写的《〈古兰经〉在中国》即将出版，这是中国穆斯林的一件喜事，也是中国学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是伊斯兰教教义的最高纲领，是伊斯兰教教法源泉和立法的根本原则，是穆斯林社会生活和道德行为的规范，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和理论依据。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了。中国穆斯林早期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授《古兰经》，明末清初穆斯林的先贤们重点翻译了《古兰经》的少数章节。直到本世纪 20 年代始有汉文全译本问世，此后各种汉文全译本相继出版，至今海内外已有 14 种汉文全译本，一种经堂语、小儿锦对照本，一种维吾尔文译本，一种哈萨克文译本。《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天启经典，经义深奥，对其要有全面准确的了解殊非易事，

而译为汉文，更多困难。已故中国穆斯林先辈们汉译对《古兰经》持极其审慎的态度，传而不译也。然而对于通用汉语的中国回族等族穆斯林来说，希望通过译本学习《古兰经》精义，实为大家的普遍愿望，因此汉译《古兰经》的出现也是必然之事。从1927年出版第一本汉译《古兰经》至今整70年了，其间出现的各家译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长，各有特色。而在准确无误的表达《古兰经》内在的神韵、意蕴方面，似有差别，仍需努力。因此如何对各个汉文译本进行具体的分析，回顾70年来的译经历程，总结译经经验，给今后继续翻译《古兰经》以启迪，这是译经历史发展给当代学者提出的学术任务。这一继往开来的重任也自然落在了当代穆斯林学者的肩上。

林松先生近年来陆续在上海《阿拉伯世界》刊载了《汉译〈古兰经〉史话》系列文章，对13种汉译《古兰经》和1种经堂语、小儿锦对照本，2种维、哈文译本，逐一介绍译者生平，学术经历，治学精神，时代背景，译经缘起，译经经过，译经甘苦，译文特色和主要成就，版本概貌。更为难得的是对同一章节同一句经文的不同汉译进行对比，分析其译文的不同点和接近《古兰经》原文的程度。其资料翔实，论证公正，细评慢品，功力深厚，视野开阔，不啻是一部中国汉文译经纵览。如果没有对《古兰经》学的专门素养，没有伊斯兰与汉文化两方面的深厚造诣，没有长期的学术积累，没有对14种汉译《古兰经》的潜心研读，无论如何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前几年我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重点课题，这本书的设计中有《〈古兰经〉的翻译》一章，环顾海内，这一部分的撰写非林松教授莫属了。林先生慨然应诺了我们的邀请，寄来了10万字的文稿，评介了《古兰经》各种汉译本，我们将其收入《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这本书已于1995年出版，甘肃、宁夏的穆斯林“尔林”（学者）们对林松先生撰写的《〈古兰经〉的翻译》这一章普遍称赞，汉族学者也认为起到了文化理解和情感沟通的作用。我相信这部更详尽的《〈古兰经〉在中国》之问世，必将受到穆斯林和学术文化界的欢迎。



我久慕林松教授的道德文章，用穆斯林的语言讲，林先生的“操守”（德行）和“尔林”（学问）素为当代我辈学人所尊仰。1980年秋，我专程由银川赴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向林先生约稿，始识林先生。此后，每次去北京，必前去拜晤林先生，和林先生交谈是一种精神享受。林先生原籍云南个旧沙甸村，这是一个远处滇南的穆斯林村寨，文风蔚然。林氏一门四代哈吉，他的父亲林兴华先生留学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成后执教于国内高等院校，涵养数代，家学深厚。林松先生承其家学，少时又得哈德成阿訇、马坚教授的教诲，因此，在伊斯兰经学与汉文化两方面都具有扎实的根底。自元朝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主政云南，既提倡入学又发扬伊斯兰文化，使云南穆斯林在这两种文化上都有较高的水准，学者辈出。清代咸丰、同治以后，马联元先生出而讲学，百年沧桑，大道不绝。当时，出生于沙甸村的马坚教授献身伊斯兰文化事业，远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苦读九年，饱学归来完成了通译《古兰经》及前八卷注释本。继马坚先生之后，林松教授在其撰写的《〈古兰经〉韵译》和《〈古兰经〉知识宝典》问世未久，又推出了《〈古兰经〉在中国》，这不正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老人家开滇以来奠定的云南穆斯林文化传统在当代开出的硕果吗？

在我国，了解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人并不多，了解《古兰经》的人更少。林松教授撰写的《〈古兰经〉在中国》的问世，无疑对弘扬伊斯兰教义，振兴民族，引导穆斯林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沟通多民族间的文化理解，开展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等方面，必将起到积极作用。是以谨向林松教授祝贺。